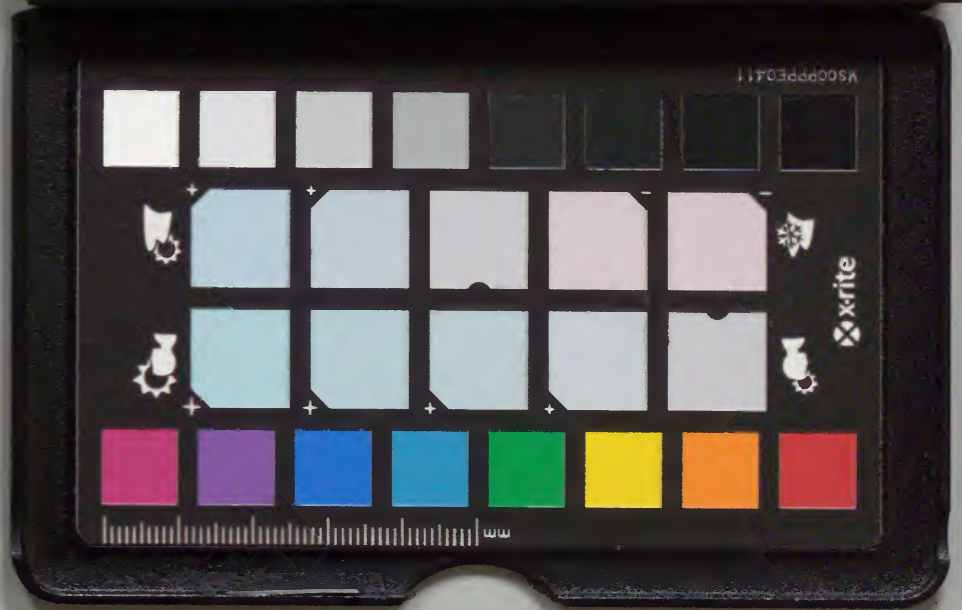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綱目

庫文閣内		漢
函	五九七	書
架	一五	類
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70
冊數	15 (2)	
函號	284	7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續綱目

二

156

宋太宗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五	九	正	漢
冊	號	架	函	書
			類	門

一	五	九	七	漢
冊	架	函	號	書
			類	門

不許帶出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

淺草文庫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泰 廣義

起乙亥宋太祖開寶八年。凡二十三年。

宋太祖神德皇帝開寶八年。是歲江南亡。唯北漢至。春二月曹彬大敗江南兵于秦淮。進圍金陵。

彬連破江南兵于白鷺洲。遣田欽祚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于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于陳。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于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渡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葭葦。乘風縱水。接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裨者爭道溺死。千計。

乙亥

續資治通鑑綱目

發明 宋建隆初曷為分注其年號而此大書何天下未一宋亦列國耳故細書之今此大書者按凡

武德七年例是亦史外傳心之要法也如

江南誅其將皇甫繼勳

初陳喬張洎為江南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禕等莫得通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事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致發每與眾言輒云此軍疆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宋師者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勳付獄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

發明

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不欲討之心亦大矣

秋變文書江南大然殺之者江南主耳綱目取法春

一國之人誅之

廣義 自南繼勳之罪也雖然蓋臍無及矣

三月契丹遣使來通好

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宋主命答書許之契丹乃遣使詣宋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勵哭謀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馬峯固諫乃止

夏四月吳越王俶取江南常州

俶既受宋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兵拔其關城又敗其軍于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上宋宋主優詔褒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

發明

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地者也。厚賂齊王，與之結好，齊信之而不出兵以救五國。雖偷安四十餘年，厥後五國甫滅而齊亦為所虜矣。江南吳越之藩蔽，共為唇齒之邦。宋之先江南者，譬猶蠶食，自近以及遠，然而結好吳越，非誠心也。恐其連帥拒宋，勢弗能支，故耳。江南既亡，吳越孤立，唇亡則齒豈有不寒者乎？故誠有愧於沈虎子之言矣。故書取江南常州，非所以予之實，所以譏之也。此與春秋書震師滅下陽同意。

彗星見東方 ○ 秋七月朔日食

發明

嚴恭寅畏，所以興商。夙夜畏威，所以隆周。太祖未息民瘼，未寧女也。星日示變，天之告戒勤矣。其如天下未一，何被也。終國嗣廢，絕天亦莫如之。何也。已書之也。亦所

遣使知契丹

發明

和出於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何擊之且未嘗遣一騎出境，亦未常命一使通和。必待其邊之貽書而後命邊臣以答之，必待其來聘，有禮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

發明

前書契丹遣使來通好，則是契丹求通於中國也。古之王者，待夷狄如待小人，跋扈則示之以威，畏服則接之以禮。苟求通而答之，則是失撫綏之道。曲在中國耳，故太祖因其來通而遣使，以徃得中國之體矣。書以予之宜也。

冬十月江南主使徐鉉來乞緩師不許

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宋主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兵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宋主，論辨不已。宋主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

之側豈容他人奸
睡邪鉉皇恐辭歸
請求之謂江南此舉誠枝窮矣所謂

發明 竄突炎上燕雀頰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時

宋削平諸國既及江南勢如破竹師焉肯緩正猶盜

竊人財而謂之姑徐徐云爾盜豈舍之而他適哉據

事直書失自見矣

廣義 昔者孔子謂子貢曰不辱君命可謂十矣今徐

君之命此所以來父子無兩家之說耳當是時也唐

鉉者則當曰我一髮之引千鈞諛宋亦亡不諛亦亡為

古為然非謂今日獨耳今陛下與無名之師伐無罪之國

後世必謂陛下利人土地將不得為令主也且與師

謂當矣然曰昭王南征不返此所以致楚人之不服

其分也今小國且欲與陛下定是非于萬世奚暇計

一之還者非所計焉惜乎鉉不及此語必為之塞而其師

而遽有如此事父之言其見卑矣

曹彬將王明大破江南兵于皖口獲其都虞候朱令贇

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

浮梁彬聞之遣戰擢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

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

移檄諸將犄角襲之令贇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

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贇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

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援由是

孤城愈危蹙矣

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門下侍郎陳喬死之

難可也夫何輕慮淺謀為彼所襲

則令贇安能逃其失律之罪乎

獲者賊詞也曷為賤之罪令贇也時江南危迫

獨恃此援當委身拒戰羣衆爭先以救君父之

則令贇安能逃其失律之罪乎

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
 能歸命策之上也其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江南主不
 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
 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
 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彬即稱
 愈又明日彬自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
 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
 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倩朝
 服坐于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
 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焜入官治裝彬以數騎待
 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焜素
 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
 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焜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服
 無敢輕肆克滅之日焜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
 百八十里捷至群臣稱賀宋主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
 以城之險必有橫羅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未十萬宋
 邱之除蘇軾有云正統者猶云有天下矣宋主未
 太祖既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宋主未
 臣者獨有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宋主未

如以正統則秦晉隋初未可當必併六國威吳陳而後
 歸之如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可據朱子之說而後當
 時大勢度之六國之衆可以敵秦初之隋區區河東而
 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
 一之宋以一敵九小失又敵昭然可見此蓋
 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

發明

焜坐致困憊不能一決金陵既破率眾迎降可愧之
 甚江南諸臣無一死節獨陳喬斷以大義從容就死
 蓋亦難焉觀其對主之言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
 謝國人至今凜凜猶有生靈獨無愧於心乎蜀之
 亡而死節者高彥博猶有生氣焜獨無愧於心乎蜀之
 亡國之善詞也故綱目以全節予之垂法深爾

廣義

陳喬之死無益于國也君子固多其義焉臣則以為喬之
 死無益于國也君子固多其義焉臣則以為喬之
 良縱奢侈墮政事嬖近習五者乃亡國之大端焜皆
 溺而不止當是時也陳喬何不諭之於道而使焜為
 令主邪昔者孫皓暴虐晉將伐之張華以為恐吳人
 更立令主江南未可圖也幸而李焜聽喬之諫而改

弦易轍宋豈易圖哉諫而不從自當行已之志以盡大臣之道考之於冊未嘗見喬進一諫疏出一忠言至此而死則亦徒死而已果何益哉肯豫讓之死智氏似矣君子謂晉伯食地不已讓無一言以止之而徒為之報仇亦非忠智之士况喬乎臣故於綱目予喬之死姑廣其義以與識者道豈喬之死而不足以激勸人心也哉

丙子

九年十二月太宗皇帝春正月曹彬振旅而還詔賜李煜爵違命侯

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煜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接兵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為太子中允

對徒以辨舌佞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讒毀正直

發明 特書軍還多矣未有書振旅而還者書振旅而還所謂萬全之師矣特筆何嘉全師也彬還師不亡一鏃書于策深嘉曹彬也

二月以曹彬為樞密使

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廣義 分注載彬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是言也所謂前言戲之耳亦非名教中之說

觀者以意逆志可也曹謂彬之廉而有是乎哉

吳越王俶來朝

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昆陵有大功。埃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

發明

春秋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春。秋。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下。之。大。惡。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鄧。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錢。俶。經。棄。社。稷。來。朝。宋。邦。幾。致。拘。執。若。俶。者。難。乎。免。於。春。秋。之。責。矣。

廣義

可觀。宋祖待俶如此。蓋以其知其度之宏矣。

三月以子德芳為貴州團練使。帝如西京。夏四月郊大

赦

帝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欲西幸。以行郊禮。三月如西京。次鞏縣。遂拜安陵。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四月。祭天地于南郊。都民。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祭畢。大赦。宴賜親王群臣。有差。

還宮

帝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曹翰屠江州。殺江南守將胡則。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眾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

悉取賞財而屠其民

發明

天子之生人均稟同賦。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孺子入井，尚有沐浴惻隱之心。况屠戮千萬人乎？胡則固守江州，四月不下，乃其臣職之當然耳。翰既克城，於胡則厚禮而釋之。於百姓撫慰而安之。斯為王者之師，仁人之心也。夫何甫得江州，逞其私憤，殺胡則屠百姓，而元元生靈，靡有孑遺。江州之民，奚罪焉？嗚呼！既亡惻隱，安得為人。厥後子孫，巧乞於市，此蓋天道之昭報爾。故綱目擡事直書，以著其殘暴之罪。

秋八月遣侍衛都指揮使党進率兵伐漢九月敗漢兵于

太原契丹救之

帝命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休哥救之

帝幸晉王光義第

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

癸丑帝崩甲寅晉王即位號宋后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李燾云上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戮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已而帝崩顧命大事也實錄正史皆不能記惜哉○帝享年五十性孝文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為邪早作乘快誤快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必濯至再求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傲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有輿帝曰我以此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初頗好獵一日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

通鑑綱目卷之七十四

馬殺之既而梅曰吾為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
 自是不復獵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
 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故定為折杖法以通
 戒流徒杖答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
 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賞史臣曰太祖得國視
 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
 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
 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
 務農與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
 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名
 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發明

或事有可疑正史不載而傳聞彰著者畧述於目之
 末以圖備之此疑以傳疑也然顧命大事而實錄正
 史皆不能記是必當時諱之也胡為綱目亦不敢正
 名其事耶夫使太祖有疾則太子諸王與用事大臣
 皆當入侍萬一帝崩而傳位則大臣亦當相率同列
 稱領遺詔惟戴晉王則是真為僚然在相而後受明
 矣既不能然乃悉聽群闥所為果何謂耶且顧命天
 下之大事也以顧命大事尚莫能明則天下之事更
 有大於此者乎不然綱目何不書傳位而書之若此
 春秋隱弒鍾巫而桓立禮之正也而傳且曰桓公與
 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義惡不
 熾同詞用是而觀則雖信傳信而疑傳疑按以春秋
 之法則晉王不能逃桓公之責矣此綱目是非之斷也

廣義

臣嘗以宋太祖傳弟之事失有三人焉一失於
 之不義何也蓋位者天之位非人之所得私也苟以
 人而安厥位為望哉觀夫社后有曰國有長君社稷
 何以安厥位為望哉觀夫社后有曰國有長君社稷
 之福也斯言也杜氏閔周之亡於幼主故也使其不
 賢其如長何信斯言也則古人委裘遺腹之事謬矣
 至若太祖承母之訓似矣獨不思夫自傳賢之後必
 以傳子為正間有不傳於子而傳於弟者未聞其有
 不亂也况婦人無專夫死從子乃其職也太祖何獨
 昧於此哉及乎太宗則又不顧禮義而為之耳當夫
 兄之禪已也蓋曰德昭嫡長且賢未聞其有過也况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八

陛下創業垂統傳子為宜臣何功德而敢冒居此位乎雖違母后之言正所以蓋其德也至於甚不得則得禔臂而為秦伯夷齊之事不亦可乎嗚呼社氏以患得患失之心而保天位太祖以曲謹小廉而傳天位太宗以褊急奸貪而讓天位天位一壞於三人之丁其不幸孰甚焉大抵以天下與人天下之大事也彼其傳子之常法尚有顧命大臣而為之證佐况傳弟之異事邪噫傳子而有顧命大臣者豈古人之得已哉無非謹天位而除厲階塞禍源立此樞機周密之法耳今而晉雖出守豈無一二顧命大臣邪無顧命之臣而獨召晉王者是太祖有其弟而不有其子也使太祖誠有其弟矣安知後日光義能庇德昭不乎使太祖誠不有其子矣又安知德昭能無缺望之心以生亂乎誠使太祖知有其弟可傳而其子之不可傳一以公天下為心又孰若不欺人孤寡以取天下為美乎然權其輕重而論之則杜氏之失為最太祖之失次之而不足道也

以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芳

為興元尹

廷美即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以盧多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十一月進封劉

錡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十二月大赦改元

發明

踰年改元乃古今不易之常禮苟或不幸而遇篡弒之事夷狄之擾如漢之光武晉之元帝則不踰年改元所以示中國之統未絕以安天下億兆之心此蓋應變非常道也今太宗於十二月改元肆赦又非漢光晉元之比姑徐一月是為明年何汲汲以殘年為元年大赦於天下其忍心害理莫此為甚原其心欲誇示海內以為太平我之所啓與國我之所基其無兄之心於斯見矣故綱目特書十二月大赦改元不惟譏之而實有以誅其心也

廣義

柳考宋太祖崩於開寶九年十月壬子夜甫甲寅而太宗遂即位况纔二月而遽改元且不過

一月則是明年丁丑矣。於丁丑而改元。無乃不可乎。今於十二月而改元。則是上冒太祖開寶九年而為太平興國之元年也。何忍為之。語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崩年改元亂世事也。太宗何甘心而不顧邪。蓋太宗急於得國，譬則饑者其食渴者其飲，故於飲食雖失其正而不暇擇也。由是觀之，則其授受之是非，蓋不待辯而自明矣。

○詔群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群臣論事。欲面奏者即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况他事乎。

發明：通治天下者，莫病於上情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是故乾上坤下，天地不交，則為否。坤上乾下，天地相交，則為泰。舜好問好察，禹拜昌言，良以此也。太宗詔群臣論列者，即時引對，則下情上達，言路廢幾無壅矣。太宗求治之切，何其至哉。故綱目揭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耳。

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罷河東兵。

發明：察官吏則勸懲之法行。罷河東兵則撫字之道著。皆為國之善政也。故備書予之。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等及第

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襍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星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實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盡賜及第。

發明：按書法網目，非元年不書號。此二年也。曷為書之。改元於去年也。去年分注嘗細書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矣。而此復書太平興國二年。既正其始，復誅其心也。唐文宗太和二年網目書親策制舉人，而不言所得之人。示其不滿之意。今而直書其所得之人，所以羨太宗求才而得實用耳。夫豈文宗棄

其才而不用者哉此綱目進士書人之意也後皆倣此

二月帝更名昞○夏四月葬永昌陵

契丹遣耶律敵會葬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將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厚禮遣還

秋九月容州初貢珠

初南漢置媚川都分人入海五百尺採珠無日不溺死者嶺南平太祖詔廢之仍禁民採珠未幾官復自採容州海濱亦產珠置官掌之至是始貢珠百斤賜負擔者銀帶衣服

冬十月初權酒酷

發明 凡善政書初羨剗始也弊政書初譏作備也古之帝王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不瀟聲色不殖貨利故恭己南面垂衣裳而天下治昔唐文宗禁獻奇巧綱目予之別帝冕為英明之主受貢珠權酒酷繼

書于策則其貽厥孫謀豈不卑耳陋哉特書曰初深譏之也

○十一月朔日食既

發明 春秋桓三年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胡傳曰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然當時四年宋伐契丹師徒統敗則其應迨與春秋無異矣故併及之

三年春二月立崇文院

初置三館于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臨幸惡其陋命有司於昇龍門東北剏立三館至是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

夏四月陳洪進獻漳泉二州以洪進為武寧節度使

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

寅戊

五月吳越王俶以其地來歸詔封俶為淮海國王

俶朝于汴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
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
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
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
掌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
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俶朝退將吏始知
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詔封俶為淮海國王俶弟
儀信並觀察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顯及
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
冀並為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總
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
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
盡蠲其弊從之

發明

孟子有曰子會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
子會蓋以土地受之天命傳之先君雖尺寸不
可擅以與人故死社稷國君之正禮洪進錢俶相率
獻也其惡甚矣昔者叔齊宋命叔取江而其生始書
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
亦大梁一布衣耳今破唐未幾喪其所有豈非有
於李煜乎或以為天下既一洪進錢俶輩爾之地勢
不可敵安得不降於戲與其偷生而降曷若守地而
死苟力不及而失之亦當同死社稷幾無愧何况
宋人未有征伐之心二國邊懷獻地之策耶春秋之
法諸侯失地則絕之知獻
地者哉故直書以著其罪

定難節度使李克睿卒子繼筠嗣○秋七月隴西公李煜

卒

初曹彬令煜治裝煜方以亡國為念不及多取留汴貧
不自給帝命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餘萬至是卒追封
吳王

以孔宜襲封文宣公

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為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襲封
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

田遂抑為編戶
詔特復其家

發明

師聖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為天
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誠百王之師表也夫子雖沒子孫猶存太宗特召孔
宜襲封爵華編戶其尊崇先聖之後可謂至矣厥後
文運大亨真儒繼出雖棄亡之際外夷咸以衣冠禮
義之國稱之豈非祖宗之遺澤有

廣義

周之亡也編大聖之後宋之興也復之而又有
襲封後昆之美雖然編之復之固無加損於聖
道然而尊奉之者非奉聖人也奉天也非奉天也
奉乎理也故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豈不信哉

冬十月置內藏庫

帝幸左藏庫語薛岳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
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詔改為內藏庫并
以封樁庫屬焉

卯巳

四年春正月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

帝議伐漢薛岳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
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
遇曹翰米信田重進軍分四路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為
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契丹遣撻馬長壽
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
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初以石熙載簽書樞密院事○新渾儀成

司天監生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式以獻
製於禁中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人運北舊制尤為
精妙命置文明殿東南
鼓樓擢思訓為渾儀丞

二月帝自將伐漢

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
上擲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
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
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

發明

然為天子而自將以伐人。則非禮矣。故直書以

之譏

三月契丹救漢都部署郭進邀擊于白馬嶺大敗之。

漢求救于契丹。契丹遣邪律。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為姦利。進不能禁。屢形于言。欽祚感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行營都監折御卿取漢岢嵐軍。

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

發明

救者善之詞。取者收奪之名。宋人恃強伐漢。故契丹書救以善之。善契丹則所以罪宋人矣。

以石熙載為樞密副使。○漢城隆州威勝軍使解暉等攻破之。

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解暉等攻之。彥贊等先發兵圍之。繼遣丑勳往。城遂陷。

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主繼元降。詔賜爵彭城郡公。

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成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陣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躡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貴富。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勳奉表乞降。

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勛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暉以下官有差。

徙太原民于并州

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廩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發明

徙者不宜徙也。蓋安土重遷。民情之常。太原既以眼之。使其民歸市者。不變更耕者。不止斯為王。者吊伐之師也。今而徙民并州。焚死甚衆。則是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非所以慰安億兆之意矣。漢氏不競。宗社丘墟。而君臣方以渝生苟免。為榮。豈不深可歎哉。直書于冊。交幾之也。

漢劉繼文奔契丹封為彭城郡王

發明

秦始皇滅韓國。而張良奮復讐之心。趙襄子殺智伯。而豫讓秉全忠之志。繼文漢室之胄。英名素著。縱不能號召豪傑。恢復舊疆。獨不能舍生取義。同死社稷。如漢之北地王謀乎。却乃奉頭鼠竄。奔歸契丹。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於乎若繼文者。亦可謂不知義命之匹夫矣。故特書奔以深絕之。

○帝發太原六月遂伐契丹圍幽州秋七月與契丹耶律

休哥大戰于高粱河敗績乃還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置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六月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涿州判官劉原德亦以城降。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于城北。帝攻走之。命宋澤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

府事契丹將多降七月契丹順州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時帝與契丹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走免喪餘人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

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

發明 五代周伐契丹綱目予之宋太宗可謂英武之

是薄伐猷旄取涿易州有如反掌使天意果戩犬戎則幽燕之地可以坐復惜乎不勝而遽止此固夷夏

之意大書也綱目於此書伐契丹圍幽州既致其喜則

蓋可見矣昔者光武嘗曰人苦不自足得隴復望蜀至今

宗以罷師勞卒而攻遼豈知所謂天道惡盈而滿之召負哉

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

自殺

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刻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謚封魏王

發明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何無故也無故曷

聞有謀立之事心滋不悅而憮疑之意迄今未釋及德昭請太原之賞而太宗以其非語詰之抑鬱弗伸猶

生自刻然則太宗安能逃其責哉以誅心之法論之太宗可謂上負其母下負其兄者耳

廣義 觀太祖嘗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何

遽尔不悅因以不行功賞何其心之私邪在他且不可况皇姪乎然則以怒而激德昭之死其有負于

太祖也

九月契丹寇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

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于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說疑誘我也可整裝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以楊業為代州刺史

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

論平漢功也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五年春二月定差役法

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督長工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免役下五等免之

三月衛公劉錡卒

錡有口辨帝之侍伐北漢也寘近臣于禁中錡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至是卒追封南越王

廣義分注載劉錡之言則知錡之在國其飾非拒諫之事何所不有然卒至於亡國者非不幸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錡其有味焉

楊業敗契丹于鴈門殺其將蕭咄李

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陁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發明 為臣莫難於得君之專為君莫難於任將之篤
今之通論也揚業之守代州出奇設伏屢敗契丹太
宗之用揚業委任責成謗書封付可謂得君專而任
將篤矣遼鄙何由而不寧
故備書于冊交予之也

交州亂秋七月命蘭州團練使孫全興等將兵討之

交州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年
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
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璿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
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
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湯
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
蠻寇預為之備未易取也如此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
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為然以仁寶為交州水陸轉運
使孫全興劉澄賈湜等由廉州進桓聞乃遣使為璿上表求襲位
帝不許

冬十月契丹寇瓦橋關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于大名契丹軍退乃還

契丹主賢圍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
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
已破契丹帝次大名諸將復戰于莫州敗績會契丹主
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
諸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州張齊賢上
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
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
諸軍無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百處則
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
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
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堯舜王道無他廣惟恩於天
下之民爾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呂中曰 齊賢
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
取豈惟齊賢難備普田錫王禹禘亦不知也蓋燕薊
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一則中國
之險後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

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
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

發明

漢文十四年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綱目美之去年書契丹寇鎮州劉廷翰等敗之楊

業又敗于鴈門是年書寇在橋關帝自將禦之契丹軍退乃還始與薄伐嚴化至於太原者如出一轍夫侵邊犯境乃犬羊之常耳驅而出之盡境即止此盛德事也窮兵黷武犁庭掃大果何為哉特筆于策蓋美之也

十二月契丹以耶律休哥為于越

于越契丹至貴之職也休哥智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

辛

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

贈中書令岐王

罷交州兵徵孫全興棄市

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軍先進全興等頗兵不行仁寶戰死會炎軍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棄市

發明

凡書棄市者非詞也全興受命征討頗兵不行責耳初未叛逆也賊其狀足矣曷以棄市及刑監焉故又不著其罪此綱目是非之斷案也

夏六月薛居正卒

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衆論賢之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帝親臨其喪為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測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諫訪為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

渤海本高麗之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為東丹府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

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然渤海竟無至者

九月朔日食○罷左拾遺田錫

時靈多遜專政群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閣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乞備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議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記言動御史不職官秘書省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三言瀾者寓縣平寧京師富慶軍營馬監廢不灰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關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即官無本局尚書無聽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如極鉤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為枷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憂詔褒答賜錢五十萬

發明

君子為政必喜同己而惡異己小人為政亦喜同己而惡異己

以趙普為司徒無侍中

小人小人之同己者小人異己者君子在乎人君察之何如耳時靈多遜專政田錫忤之因而罷出是君子小人之不容並立也及錫入辭備陳時政帝知其賢而縱之出外謂之何哉太宗剛明之君尚不能察况中材之主其能免小人之惑者幾希田錫雖多遜所罷而綱目書之若太宗罷者責有所歸矣

置京朝官差遣院

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

讀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關
負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以石熙載為樞密使冬十一月楚昭輔罷○女真遣使來

帝欲伐契丹乃以詔賜定安國王令張裔角之勢定安
本馬韓之種也其王烏玄明亦怨契丹侵侮不已欲依
中國以據宿憤得詔大喜因女真遣使朝貢道出定
安附表來上帝優詔答之付女真使者令齎以賜焉

七年春三月朔日食○罷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夏四月

以柴禹錫為樞密副使

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為亂遂罷廷美開封尹以
上變進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懿東上
閣門使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
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
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
美台不自安也凡帝以專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
已誤陛下豈容再
誤廷美遂得罪

發明

愈春秋北事之書韓愈稱其筆削謹嚴先儒稱韓
愈深得春秋之旨廷美為群姦所譖無故而罷
綱目何不書秦王廷美罷而書罷秦王廷美一以明
廷美之無辜二以誅帝之心也蓋至親厚者莫如兄
弟今太宗於一弟尚不能容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
矣原太宗之情初無踐金匱之盟故一聞流言更不
加察即罷廷美其意可見然上譖者柴禹錫耳綱目
上書罷廷美下書以禹錫為樞密副使則其義不待
辨說而自明矣

廣義

嗚呼太宗傳子之意雖萌而實決于趙普之一
言也夫趙普始為周滁州判官而受知于太祖
卒至富貴之極名雖君臣情猶兄弟其曰太祖已誤
則是明知其誤矣夫何阿諛苟容不肯出一言以正
救其背恩忘義何人似焉若普者真儉人也鳥可以
負乘相位哉書曰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有天下者
不可不慎

以竇僂郭贄參知政事

初帝尹開封僂為判官以推官賈琰佞諛於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眾皆失色帝因重僂賞卿之至是謂僂曰

勒秦王廷美就第流盧多遜于崖州

趙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庶得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王浦等奏廷美多遜詛呪顛望女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屬期親歸於遠裔趙白樊德明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報私第復其子為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

廣義 秦王之寃多遜之逐皆趙普懷奸肆謫之所致也

沈倫罷

坐與盧多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工部尚書倫清介謹厚每車駕出必令居守然為相十餘年無所建明縉紳

五月貶秦王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

趙普又以其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

發明

西京留守次書勒就第此書賤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

廣義 趙晉之於秦王必欲置諸死地而後已抑不... 為身也非為國也... 望之邪人謂宋朝家法過漢唐臣不信也

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綬宥四州六月繼捧弟繼遷叛走地斤澤

夏州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繼捧率其... 乞納其境內夏綬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為遣使如夏... 乃許言乳弟定難軍都知蕃落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西之銀夏... 不深可憐哉故綱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 而釀成西夏之禍是亦氣數之適然云

秋九月契丹耶律賢死子隆緒立

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德讓耶律斜軫... 道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姪生十二... 年矣既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為... 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後以德讓為... 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勅古哲統領... 山西諸州事耶律休哥為南面行軍都統

發明

則周衰吳楚僭號稱王春秋以夷狄待之於其卒... 從其國俗之號至其死則書死也綱目凡四夷君長皆... 使內夏外夷之法

明矣其首嚴矣

冬十月。竇儼卒。○十一月。以李繼捧為彰德節度使。

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羗人驚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十二月朔日食。

未癸

八年春正月。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為樞密副使。

酒坊使弭德超有寵于帝。魏代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曰。彬秉政。又得士心。將為不利。且誣以夷為徵。帝信之。郭贊極言。救解不聽。遂出彬為天平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為副使。

發明

彬開國元勳。忠厚廉慎。而太宗之邪言。易惑也。曹

因弭德超之誣。處信而罷出。雖郭贊極言。救解。剛復不聽。何哉。蓋由其中。心無主。蔽固已深。弗克加察焉。耳。安有開國元勳。一旦信讒。罷出。有如斯役者。尚可與論。治道乎。他日。德超事敗。太宗始悟。曹彬之誣。嗚呼。晚矣。觀綱目之所

廣義

曹彬不能居寵思危。太宗又能發昵信讒。均之為失也。

二月朔日食。○以宋琪參知政事。○三月。宴進士于瓊林苑。

苑

帝親試禮部貢士于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為定制。

夏四月。弭德超有罪。流瓊州。

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快快。一日。詔王顯。柴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綬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耻之。言頗侵帝。顯奏之。詔鞫問。德超具伏。遂奪官秩。禁錮瓊州而死。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德超始因李符薦得事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屢稱其冤。德超貶。帝惡其朋黨。令徒符嶺表。初。盧多遜之貶。崖州也。符白。趙普曰。春州雖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以處符。歲餘卒。

發明

小人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德超前欲代

續通鑑綱目卷之七

宋太宗皇帝七年

七

彬位而諧罷之。此不得樞使而怨望之。此固小人患得患失之常態。在太宗無知人之明而使之得售其姦耳。故綱目削其官而直書有罪所以深貶之也。

廣義

分注云。帝悟曹彬之被誣。惡德超之朋黨則。以知邪正之未嘗無所別也。大易無妄之九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其曹彬之謂也。至於剥之上九。曰。小人剥廬。其德超之謂乎。

五月河決滑州

河大決滑州之韓村。汎潭濮曹濟諸州。壞民田廬。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詔發丁夫十餘萬塞之。

六月以王顯為樞密使

帝語顯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無暇博覽群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墻。因取賜之。

秋七月大水

江。河。漢。淮。睢。穀。洛。滎。澗。水。溢。弱。死。者。以。萬。計。

發明

和氣雖不能致祥。而祥自生。乖氣雖不能致異。而異自至。非緣氣數實乃人為。帝自即位。八年于茲。而日食。河決。大水。繼書于策。然帝德英明。又非昏庸之比。所以致災異者。蓋由兄弟叔姪之間。熱德頗多。君子小人之際。不能盡別。西夏叛賊。萌孽已形。薄伐契丹。王師敗績。得非此之應歟。是以人君兢兢業業。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而無危溢之行也。

郭贄免以李昉參知政事

贄嘗因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于事。贄對曰。雖然猶勝姦邪。至是以入對。宿醒未解。出知荆南府。

八月石熙載罷。冬十月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

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棄。美。坦。獨。僂。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

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發明

王府翊善未嘗書此，何以書錄賢也。姚坦忠良正直，畧無隱諱，擢為翊善，得其宜矣。故書。

趙普罷

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皆上蒼庇希來世，得効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廣義

趙普輔相兩朝，可謂君臣相遇者矣。然以失節過，有不足言矣。綱目於不義其大惡，蓋自可見，而其功罷而去其官者，惡之也。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

事張齊賢王沔簽書樞密院事

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請昉入，或以告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君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琪並相。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矣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伴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呂蒙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為愈。」時人雖其量。

廣義

觀綱目備載此條，則太宗得人之盛，可見矣。其泰之初九乎。

以呂文仲為翰林侍讀王著為侍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四十五

七

帝勤于讀書。自己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

申甲

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

時三館所貯遺佚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發明

好行政之善否。在人君之一心。君心樂乎聲色。玩乎賢才。典籍則所求為天下者。皆聲色玩好之事。君心樂乎賢才。典籍則所求於天下者。皆賢才典籍之圖。太宗以三館之書遺佚尚多。乃詔募中外。定實營求。可謂垂情古典。而好學之心篤矣。然求書之事。一月於太祖。再見於太宗。誠繼志述事者也。綱目於二帝之篇。大書于策。所以深美之爾。

涪陵公廷美以憂卒

涪陵公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薨。年三十八。追封王。謚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

發明

天子天下之父母。四海之攸尊。崇其富貴也。大寶其爵位也。發號施令。人必欽之。動作舉措。史必記之。是以兢兢業業。罔敢造。違焉。皆為天。子而背倫棄禮者乎。何則。天倫之中。兄弟為重。怡。友愛。禮之當然。假使兄弟富貴。弟愛。亦不藏宿。古之。惻隱。何其如義之虧歟。何縱有怒怨。亦不藏宿。古之。人有行之者。吾於大舜見之矣。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富也。愛之欲其貴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用是而觀象之。嘗欲殺舜。舜。處之如此。劫廷美。未有殺兄之心。而太宗何待弟之。若是哉。故綱目因廷美之卒。特書以憂。所以著其不。滿之意。而深罪於太宗也。則其扶天理於將亡。過人。欲於既肆。而背倫棄禮者。始無駐足之地矣。故曰。麟。經絕筆。而綱目作。

廣義

趙普死。秦王於涪州。則陛下豈容再誤之言踐矣。意普其忍人也哉。

李穆卒

帝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操履純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夏四月群臣請封禪許之五月乾元文明殿災六月詔求

直言罷封禪

帝既詔以十一月有事于泰山命翰林學士彥蒙等詳定儀注矣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遣使按察淮浙蜀廣獄遂罷封禪知睦州田錫上疏畧曰帝幸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負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幸冷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為與臣而疑之哉

為與臣而疑之哉

發

封禪非清朝之令典乃衰世之妄為堯舜禹湯之時治隆俗美天下寧謐然未聞其封禪而致是也漢晉隋唐之世生民塗炭四海未安然未聞其封禪而致是也太宗繼體天下小康而群臣遽有封禪之請可謂逢君之惡者矣治夫乾元文明相繼被災乃始求言而寢前詔則帝之心庶幾不感焉耳故書群臣請封禪所以惡其佞書許之所以著其惑書乾元文明殿災以見天變之告戒書詔求直言以封禪以美太宗之警省詳書于策美惡自見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搏入朝

帝之即位也召搏入見待之甚厚至是復至帝謂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搏達古今深察

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
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
先生。還華山。尋卒。

發明

搏非偽隱沽譽為仕宦捷徑者。故特以華山隱
士書之。觀其對宋琪等之言。深切義禮。是誠抱
道自樂不求聞達者乎。

知夏州尹憲襲李繼遷破走之

憲與曹光實襲繼遷於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
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冲遁免。獲其母妻而還。

十二月立妃李氏為皇后

后。潘州刺史
處耘之女。

賜京師大酺三日

發明

綱目凡書賜酺幾也。其曰賜京師大酺三日。則
甚幾之。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賜
民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其或歲之饑饉。必發倉廩
以賑之。民之窮困。必薄稅斂。以卹之。則惠之所及者
衆。而德之所感者深。賜酺京師。烏可徧及天下耶。

封陳洪進為岐國公

二年春二月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遂襲銀州

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疆大。西人以李氏世
著恩德。多歸之。於是率眾攻麟州。使人給都巡檢曹光
實曰。我數奔比。勢窘。願講甥舅之禮。期日會于葭蘆川。
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
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
導北行。至其地。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遂襲
州。擄銀州。

發明

繼遷之叛。朝廷初無吊伐之舉。尹憲之知夏州。
光實之為巡檢。保境卹民。訓兵禦寇。乃其分也。

今乃擅兵生事違命邀功果何為者故前書襲李繼遷襲者輕行掩之之詞譏不正也光實輕信妄動墮賊計中執而殺之如獵狐兔致使銀州之城復為賊有雖建寸功得不償失豈不深可惜哉故綱目不書死之而書殺所以深罪之也識者可以觀矣

禁增置寺觀

京城外有僧積薪俾自焚帝聞之惡其惑眾令配流惡處仍毀其所居因謂宰相曰近多請建置寺觀屋才十數間輒求名額大抵誑惑閭閻藏隱姦弊耳詔天下寺觀非籍所有無得建置

廣義

僧之害人國家先儒論之詳矣然能不顧流俗而草率而存其根苗曾謂良農有是乎

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李繼遷○夏四月江南饑

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

○秋九月廢楚王元佐為庶人

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羨遷房州元佐嘗為救及廷羨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探廷月傷侍人疾少間帝為赦天下會重元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蹇不預及諸王宴歸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寡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彼酒夜縱火焚其官帝大怒廢為庶人拘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于南宮

發明

秦王之死不厭眾心雖五尺童子皆知其枉也元佐初無大惡特因秦王之死遂發狂疾乃秉彛好德之良心耳太宗君德不明而以縱火焚官之事輒加廢黜雖以群臣力諫其意稍解而終以不免故綱目不書楚王元佐廢而致廢黜所以著太宗昏蔽之失雖其親子尚不能隱而致廢黜云爾嗚呼儲貳之重宗祧所係近在宮庭之內而曖昧若此則四海之廣匹庶之賤欲望其察情寬宥蓋亦戾

法如乎此其難矣宜乎書

廣義

元佐之發豈其罪哉皆太宗不孝不友不慈所
處子之若是邪意趙普逢君之
惡其流毒一至於此可惡也

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遣使如高麗

時議伐契丹以高麗與之按壤為所侵命韓國華卿
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遷延未即奉詔國華屢移檄督
之得報發
兵乃還

冬十二月朔日食○宋琪柴禹錫免

初詔廣宮城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氏帝
不為禹錫又陰結琪為琪請盧多遜舊第帝亦削之廣
南轉運使王延範琪妻高氏親也將謀不軌知廣州徐
休復密奏之帝因琪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禹錫
未知其端盛言延範驩明忠幹帝意其交通不欲暴其
狀

發明

穀不熟曰饑志災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
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故民無菜色國以富
饒綱目不書其地而槩曰江南則是江南諸郡皆饑
之也民之憔悴益甚矣然帝能遣使賑之亦可謂遇
災而懼勤恤民隱之心著焉較之愨然不顧
者豈可同日而語哉故分注存之以備考也

宴群臣于後苑

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
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
賦詩至是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
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群
臣賦詩因習射水心
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發明

按劉氏書法凡書宴幾也然君臣同樂固云美
矣太宗以四海底寧縱酒為樂不亦過乎是時
江南饑饉民不聊生西夏用師殆無虛日宋之君臣
正當嚴恭寅畏講求治理尚慮弗及而太宗以四方
無事賞花曲宴群臣於後苑其義自見矣

徵田仁朗還五月副將王侁擊李繼遷走之銀麟夏州蕃

內附
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峇峇將折遇也殺監軍使
者與繼遷合仁朗行反絃州請益兵留月餘俟罷時繼
遷乘勝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
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旬浹所能破我俊其困以大
兵臨之分遣驍騎三百邀其歸路虜成禽矣部署已定
仁朗欲示閑暇縱酒博奕等因謀虜之帝聞三族已
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
仁朗對曰銀麟夏州皆臣已定論繼遷策會詔至不族去
緩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論繼遷策會詔至不族去
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柔或以厚利啖部落酋
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為遺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
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寨其代州刺史折羅
遇麟州諸蕃皆諸網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與所部兵
入獨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遁去時詔郭守
衛將軍延範及其黨與皆伏誅

南康軍大雨雪江水冰

雪厚三尺江水冰合可勝重載

發明

庚辰大雨雪春秋謹之蓋大雨雪者陰沴之發
言大則所以志其盛而異之也曰雨雪而必曰大雨雪
水水言江則所以舉其難而異之也曰水水而必曰大江
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陰失節而陰氣縱
西夏之亂兆矣契丹之抗萌矣綱目災異必書雖不
言其事應之理則見君子所書之意矣

三年春正月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為都部署將兵伐契

初賀懷浦將兵也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
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

冊

續通志卷之三十一 宋紀九十六 宋紀九十六 三十一

劉帝信之。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揚業副之。出鴈門。

發明 聲罪致討。曰伐契丹。前抗王師。固有罪矣。然且下書諸將進取有功。皆喜之之意也。

李至罷

至上疏諫伐契丹。因固請解機務。帝許之。

二月李繼遷降契丹

契丹以為定難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

三月曹彬取涿州

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取涿州。克之。設其相賀正。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于新城東北。

田重進敗契丹兵于飛狐

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眾來拒。重進陣于東。勝負未決。命部將荆嗣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歟散甚眾。居數日。復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嗣以五百騎禦之。契丹兵二萬餘。力不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請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闔。契丹兵見旗幟。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立皆降。

潘美取寰朔應雲州

美自西陞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

岐公陳洪進卒。○夏四月田重進取蔚州。○五月曹彬引

續通志卷之三十一 宋紀九十六 宋紀九十六 三十一

兵退契丹耶律休哥戰于岐溝敗績

初諸將陞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
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
衆救范陽不暇後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
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琢契丹南留守
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
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
涿旬日食盡退師維州以援餽帝聞之遣使止彬勿前
在前反退軍以接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
急引師緣白溝河與彬軍接俟美盡畧山後地會重
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
挫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
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葦食則擊離
伍單出者由是軍士自投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
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澆渇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
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四日始得至涿士卒
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于
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度拒馬河休哥引精兵
進逼者不可勝計彬言南趨易州方願以河而趨開

如丘山休哥請乘勝逐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引兵還
燕封休哥為宋國王帝聞之召彬信及崔彥進等令
田重進也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朔黎四州吏民及
吐谷渾部族分其河東西帝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
賢等曰卿等共勝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發明

有飛狐之勝潘美有環朔之勝田重進
曹彬各將而退軍接糧則幽朔之地可指日而復也
塗地此固彬之失策然亦天數非人力所及也太宗
親征自幽州之敗而無成功諸將吊伐因岐溝之敗
而事惜中戰綱目書之地從茲不可復矣

廣義

陰陽之與夜君子小人之別也帝中國者未嘗得
以分御得其道乃為可貴非我俗類不可臣服得
其地不足耕得民不足使抑嘗考其所自矣
其在唐虞也曰華粥在夏曰淳維在商曰鬼方在
周曰玁狁曰玁狁曰句奴漢曰冒頓唐曰突厥而五代及

其地不足御得其道乃為可貴非我俗類不可臣服得
其在唐虞也曰華粥在夏曰淳維在商曰鬼方在
周曰玁狁曰玁狁曰句奴漢曰冒頓唐曰突厥而五代及

綱目卷之... 宋太宗... 皇漢武亦無如之何矣今太宗出師屢捷將以契丹

對齊賢等之語殆亦隘濟無及者矣易曰不利為寇

契丹復陷紫雲州

契丹和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安西賀令圖遇之敗績

美副將楊業進兵擊契丹敗績轉戰至陳家谷死之契

丹復陷雲應朔諸城

美既敗于飛狐議引兵護雲應朔吏民內徙時耶... 契丹復陷雲應朔諸城... 美副將楊業進兵擊契丹敗績轉戰至陳家谷死之契

期之乘... 得... 以... 而... 反... 為... 臣... 所... 迫... 致... 王... 師... 敗... 績... 何... 面...

宋太宗皇帝二年
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
曰汝等各百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
子。我感汝言我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
將吏聞業不食。悉棄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
詔贈業太尉。除名。
美三。除名。

發明 揚業之死非戰之不善也。非謀之不深也。非力
之何以。潘美之為主將不能制一王。使夫留任意無如
之何。獨不記業臨行之言乎。然則潘美亦不能運其
責矣。使谷口之兵少駐。則揚業安得而
敗亡哉。故綱目直書死之以著其節。

六月朔日食。以辛仲甫參知政事。秋七月貶曹彬為

右驍衛上將軍

治其違詔失律罪也。崔彥進米信以下貶官有差。初米
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
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

前書曹彬敗績。固有罪矣。然是時諸將爭功。謀
議蜂起。使他人處此。必歸罪偏裨。以自解。惟曹
彬直任違詔之責。故綱目亦正名書之。若曹彬者。亦
可謂之賢矣。如唐貶郭子儀為左僕射。其義亦同。

以張齊賢知代州

帝以揚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爭
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八月以王沔張宏為樞密副使。冬十二月契丹隆緒大

舉入寇瀛州。部署劉廷讓與戰。敗績。契丹誘執知雄州賀

令圖遂掠邢深德州

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眾南下。以耶律休哥為先鋒
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
趨燕休哥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于君子館。天方盛寒。
士卒皆不能毅弓弩。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
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為後援。而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
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揚重進皆死之。先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一 契丹 三

是休哥謀給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
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南朝
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送之既
至帳下休哥據胡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
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士
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
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
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獨河北連租給復三年令圖貪
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
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天下笑之
發明 陰緒斥名敗而狄之一歲之中相繼敗沒果何益
乎後之邀功生事擅
開邊釁者可以鑒矣

張齊賢敗契丹于代州

契丹薄代州城副都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
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憤無不一當百契丹以却先
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
而美至云云即出至柏井得齊詔云東路王師敗契丹
知美來而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
一幟負一東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
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
二千於土盤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
哥官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
發明 自南北備兵邊陲騷擾宋之律行銳卒敗績屢
矣齊賢特一書生粗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
事未之學也乃能以微弱之兵抗方張之虜運籌惟
壘決勝千里苟非以文武全才出人意表者曷克臻
此此太宗所以任用得人
而齊賢亦能不負所託也
贊義 齊賢之列幟虞謂之增竈也隨幾應
變而能臨敵取勝齊賢其智者歟

李繼遷請婚于契丹契丹以女歸之

繼遷率五百騎款契丹境言願婚太國末作藩輔契
丹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女號義成公主歸之
四年夏四月張宏免以趙昌言為樞密副使

亥丁

時何朔用兵宏循默簡位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邊事乃免宏左遷御史中丞而以昌言代之昌言曰御史之職在觸邪中丞之位魏執法事之利害人之忠佞皆得言之其責豈不重哉而使循默之人克其位可乎

遣使募兵于諸州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于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入丁取一以克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為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發明

甲午治兵春秋幾之况募兵以報怨於遠夷乎昔唐元宗募兵以禦祿山尹氏譏其武備之弛至募市人為兵太宗此舉則異於彼何為亦募兵于諸州乎蓋幽薊之地陷於夷狄同中朝之所當取然而異代之事取之不得則亦已矣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豈王者之心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冰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直書募兵不惟譏其武備之弛且幾其積代之失

端拱元年春正月親耕籍田赦

發明

漢文親耕籍田綱目羨之今而書親耕籍田則帝之導民務本為如何哉海內殷富不亦宜乎

○二月改補闕拾遺為司諫正言

舊制臺諫有名而不得行其職帝以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名

廣義

太宗此舉是雖成湯從諫弗弗高宗輔德納誨何以過之書之于冊羨可知矣

李昉罷

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大言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穎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邊釁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為右僕射昉和厚多慈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

也道

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

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為之表率會曾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為太保兼侍中蒙正質厚簡而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普開國元老蒙正同相後進歷官一紀進

廣義 書稱知人之難太宗之相蒙正其庶幾矣

改封錢俶為鄧王

俶雍熙中改封漢南國王未幾改南陽侯因讓國王之封乃改封許王至是復封鄧王

以王沔參知政事張宏為樞密副使揚守一簽書樞密院

事趙普言有罪貶為崇信行軍司馬

右正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得穎益肆誕毀斥時政上書自薦且歷舉所善數十人為公輔令昌言為內應事覺穎流海島貶昌言為行軍司馬象輿團練副使

發明 昌言前因數上邊事而得樞副宜乎有德者必耶雖然有德者必有言而有言者未必有德孔子曰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詎不於斯而益信故綱目特書有罪以深絕之因以戒後之人君謹於用人而反覆小人終不可任也昌言者所以示姦

夏五月作秘閣

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

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

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復請命繼捧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欵當授以官也呂中曰保忠之再入夏臺故地趙普之謀也後保忠反與保吉合大為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與兵權而不能復保忠之不可州邪

發明

古人於族類最明宗法最謹故郭崇輅拜郭子儀絕無自漢高西都關中以妻敬為郎中賜姓劉氏嗣是因襲之弊久不能改於乎尊寵為臣下懷綏遠人在乎豐其廩祿厚其恩信如斯而已矣賜其姓名奚足齒哉太宗因繼遷之叛命繼捧復鎮夏州固已失策况賜以姓名尤為可恥厥後繼遷請降亦賜姓名則帝待李氏兄弟可謂至極百乎赤心以報帝也未幾相繼叛亡卒為邊患太宗亦無如之何然則以天子至貴之姓而下賜叛逆之人寧不有愧於心乎及其跋扈不服始命削其姓名意亦晚矣後之君子合前後所書觀之始足以知書法之深意云

廣義

賜姓之義雖本於唐虞封建之說然為人臣者兄弟反有操戈之毒烏有賜其姓名之同於已而即能使其忠於已哉太宗賜繼捧之姓曰趙者欲其為一家之人也賜其名曰保忠降于契丹則其忠果可保乎

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有罪賜死

利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惜此一豎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可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濤而歸及出濤州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

發明

利之矣然太宗庇一利用眷眷然而不忍舍雖

宋太宗端拱二年

詔錄擊囚遣使分諸路決獄

發明

春秋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傳曰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者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太宗因不雨而錄繫囚決獄是豈弭災之道乎况內政不脩外侮常作其無志乎民審矣故春夏不雨歷時而總書于策所以著其慢也綱目取例春秋故其書法如此然則較之僖公不逮遠矣

秋七月以張齊賢為樞密副使張遜簽書樞密院事

齊賢復入樞密趙普薦之也

彗出東井八月赦

司天言妖星為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殿咸膳大赦

作開寶寺塔

藏佛舍利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煒煌臣以為塗膏爨血

帝亦不怒

發明

作不宜作也分注言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則惑佛之念盡矣書不雨書彗出東井則忽災之意著矣太宗號為剛果而所為若此况前禁增寺觀而此作寺塔何朝令而文改耶由其聖學不講素無禮義以養心故外物皆足以移之爾凡此事未流若此躬自禁之而躬自蹈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戒哉分注載田錫上疏切中時弊綱目削而深意焉書者言既不聽書之何益此筆削之深意焉

廢義

抑考太宗於雍熙二年禁增置寺觀其詔有曰去也故至此詔墨未乾殆觸事而發莫之禁焉噫儒者好獵之心尚不能保况太宗乎故曰其要只在於獨謹

都巡檢使尹繼倫襲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大敗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五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餉
 數千乘趨威靈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而都
 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徵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
 倫曰寇茂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
 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以自衛縱
 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
 繼倫令秣馬俟夜軍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
 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
 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將衆皆驚潰休
 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
 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
 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發明

徐河之捷或者以為倖勝臣獨以為不然自宋
 師再伐契丹屢為挫衄勢益張而華夏之氣
 久屈不伸繼倫以寡敵衆契丹奪氣苟非忠於所事
 者局克臻此固雖倖勝然亦少洩天地神人之憤矣
 故特揭而書之亦予之意也

大旱

自秋徂冬不雨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
 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
 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

發明

兩民滋病矣是誠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
 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者也大
 宗正宜勞心焦思訪求直言省己責躬以答天譴庶
 幾得矣夫何田錫上疏反遭怒黜太宗聽德之聰亦
 少虧焉後之有國家者不可以災異為玩而忽之馬
 吁耳

庚寅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

普自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
 政則召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帝不得已授太保兼中
 書令西京留守

夏四月詔貸江州義門陳兢粟

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兢子姪益衆常若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十石

發明

九世同居之事一見於張公藝再見於陳兢則無嫌也夫以公割戶骨肉相殘者比比皆然何風俗之益偷短分門公藝之同居忍也陳兢之同居公也忍則無嫌也九世同居無私意能忍而能公則治家之良法備矣其九世同居復何難哉故綱目書義門所以美陳兢書貸粟所以美太宗也其為世勸切矣

廣義

嗚呼世家大族之著姓于各代者非不多也間有被籍沒者有遭兵燹者有僅盛于一二世者何也由其本不固而枝葉易凋也彼陳氏立孝弟以固其本惟信義以達其技故自唐而五季五季而宋其間物故變遷者何可勝計而視同時巨室若槿花之於朝露耳曾不為之與感邪獨陳氏疑然不動又屢沐君賜而光昭簡冊豈非根本固而枝葉茂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其陳氏之謂乎

冬十二月詔致仕官給半俸契丹封李繼遷為夏王

卯辛

二年春旱蝗

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禱雩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發明

土膏初動農事方殷而連歲旱蝗是年尤甚民必有舛政逆命以干天地之和者也分注言帝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而蝗盡死是知天心仁愛人君其災異頻數正欲其警惕而為善耳由此觀之則天人感應之理捷如影響甚可畏也後之人君忽天變者當以是為鑒

閏二月朔日食○辛仲甫罷○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參

續通鑑綱目第二卷

宋太宗淳化元年

臣

知事張遜溫仲舒寇準為樞密副使

初華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海法受賊吉賊少乃伏誅準以參政巧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乃復其官非不平而河帝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勿責汚而以準為可大是命

張宏罷○五月以謝泌為左司諫

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泌為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聖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此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置諸路提刑官○六月忠武節度使韓公藩美卒

惠 益武

自建隆以來諸臣之卒鮮有書其官爵者至是美卒而書其官爵則其子之意蓋可見矣

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先是趙保忠至夏州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保忠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翟守素帥兵往援守素至繼遷歸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為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

發明 按分注繼遷歸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然綱目

前書繼遷叛遣田仁朗討之未聞舉正其罪今乃無故官之故綱目直書加官賜姓以見天討不能加威為宋人復振之意然繼遷實未嘗請降而書請降猶

八月置審刑院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宋太宗皇帝本紀

四

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于禁中以李
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
大理刑部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以
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以
發明 道之以禮有政齊之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
又不觀此太宗重刑之意可見矣在京師則有大理刑
部在外郡則置提刑官今又置審刑院以革舞文之巧
詆之在外郡則置提刑官今又置審刑院以革舞文之巧

九月王沔陳怒呂蒙正罷

呂蒙正為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于沔沔聰察敏
辨有適時材然性苛刻少誠謁見者必啗以甘言既而
進退非允人胥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協及二人
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怒
者會司諫王禹偁言辛相樞密不得於本聽見客許於
都堂延接以杜私請沔喜即奏行之司諫謝泌以為如
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帝追還前詔沔遂罷沔見
帝弟位不願離左右未幾歸養背白時帝怒中書吏

和古所部不治怒聞密以語之觀其修舉知古訴于帝
帝怒怒漏言亦坐免變支判官宋沆伏閣奏疏請立太
子詞意狂妄帝怒貶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遂罷蒙正
為吏部尚書時三日之間連罷三相因有奏毀者帝語
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沔
其明敏毀者慙而止

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

初黃中再典貢部多被寒峻及掌吏部選除擬精當沆
等持曲宴上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至是並拜
王顯元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温仲舒寇準同知院事

樞密院自此始

冬十月趙保忠叛契丹封為西平王

發明 防患於未然則事易就緒防患於已然則勞而
無功故曰九事預則立李氏兄弟反覆之情至
是見矣然綱目不曰李繼捧而曰趙保忠者所以譏
帝賜姓名之失也然保忠特書叛降契丹所以著其

背筆入夷之罪為萬世亂臣賊子之戒耳
於保忠乎何誅綱目一字之賤其嚴矣哉

彭城公劉繼元卒

追封彭城郡王

女真請伐契丹不許

自是不復入貢遂屬契丹

發明

或以太宗不許女真之請有失綏懷遠夷之心
躬之時苟從其請則兵連禍結何時已乎過而不改
是謂過矣故夫書不許者所以嘉其悔過之心深予
之爾若以綏懷遠夷之心疑之是豈綱目實義不貴
功之意哉雖然強者弱之漸衰者盛之極女真以烏
合小醜契丹以積累大邦而女真有請伐契丹之舉
則其盛強之勢固不待宣靖而可見矣是以幾微之
際聖人所謹明乎此然後可論綱目書法之深意焉

十一月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

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
之賜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
求為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請備其職
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為學士執政欲用諫
議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

三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

先是旱大蝗詔遣使決諸州獄五月雨蝗盡瘡至是京
畿穀賤帝遣使增價糶貯之俟歲饑則減價糶名曰常
平倉

發明

常平云者豐凶一價而無過中不及之弊也太
宗閱頻年荒旱賑貸恒缺創置倉廩號曰常平
蓋穀賤增價糶之歲歉民饑減價糶之其思患
預為卹民之心可見矣故綱目大書以著其善

秋七月趙普卒

普卒年七十。帝聞之震悼。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忠
 家真社稷臣也。普性深沉，有岸谷，少習吏事，寡學術。
 及為相，太但為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發
 篋，取書誦之，意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
 篋，則論語二十篇也。史曰：陳橋之事，人謂普及
 及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未嘗以勳舊自伐，
 立宏規，其功大矣。獨廷羨廬多遜之獄，大為太宗之累，
 豈其學力有限，而猶有
 患失之心歟？君子惜焉。

發明

普卒不具官，削之也。曷為削之？陳橋之事，普實
 二也。秦王廬多遜之獄，普實尸之。其罪三也。此所以
 削其官以示貶。嗚呼！觀綱目書法之旨，則夫後才
 人臣亦當勉於為善，不可
 徒竊祿位而行名虧闕也。

廣義

嗚呼！趙普見道不明者也。其輔相兩朝，無非從
 君之好尚耳。史氏謂其習吏事，寡學術，斯言得
 之矣。然則於其卒而不
 斬者，何著其失節也。

召終南隱士種放不至

放，洛人。沉默好學，隱居終南。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資
 以養母，母亦能樂道。薄滋味，放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
 製帷帳。所著有蒙書及嗣禹說，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
 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
 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
 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
 僻，人迹罕至。帝嘉其
 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發明

凡書隱士予之也。其曰不至，則尤羨焉。種放躬
 逢盛世，抱道自樂，重違母命，終身不仕。易曰：不
 鳴，奔趨於桃李之門，希求進用者，豈可同日語哉。觀
 綱目之所書，則其予
 之意，蓋可見矣。

廣義

古之隱士，被召不至者，其間必有所處。而始終
 執守之堅也。今太宗治朝，庶可以行君臣之義，
 而放也。召猶不至，然則孔孟之汲汲者，非與今也。放
 既高其行矣，何於真宗之世，數朝京師，而又晚節之

不謹邪。杜錫北山後文尚誰
譏之。若放者。沾名之士也。

癸四年春二月朔日食。○置審官院。

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
改為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
之主

交州黎桓入貢詔封為交趾郡王

桓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
之以桓為靜海節度使封交趾郡王尋進封南平王

發明

交州所貴乎天子者以其奉行天命誅亂討逆而已
王則子孫承襲禮之正也丁璿既卒弟璿嗣位部
將黎桓欺制其主遂執國政是誠亂臣賊子在王法
之所必討茲因來貢亦加王爵則是交趾之王可以
勢取而不可討義受也使桓之臣亦效而尤之將何
以制哉於乎討伐不行則亂賊無所懲戒矣綱目上
書黎桓入貢下書詔封為王則足中外夷約以利

為利不以義為利也
公道何由而伸乎

青神民王小波作亂

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於
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
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
以規利青神民王小波因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
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
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由是愈
熾旁邑響應

發明

王小波盜耳曷不書之以盜而書之以民耶原
情也蓋民富則君不致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
富兩川民牧競起功利橫征暴斂民不聊生無恒產
而無恒心必然之理也故綱目書曰青神民以見民
之困於重斂不得不已而起之所以罪宋也然罪及於
上則亂賊無所懲戒故又書作亂以著其悖逆之罪
此綱目輕重
之權衡耳

三月以何承矩為河北屯田制置使

初承矩至雄州即建屯田之議會黃懋亦請於河北與水田乃以承矩為使懋為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開塘泊種稻田民賴其利

發明

河北屯田則且耕且守軍有餉而民安居矣是亦莫安土字之長策也故書

夏五月以錢若水為翰林學士

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

六月張齊賢罷以呂端參知政事

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婭嘗為其同僚王延德求補郡沆言于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言未嘗有請齊賢不欲援沆為證即自引咎遂坐免

廣義

張齊賢不欲援李沆其賢可知矣故書張齊賢罷若齊賢有罪則當書曰罷張齊賢矣餘倣此

以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

二司舊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隸門下主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蓋給事中之職也

張遜寇準免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劉昌言同知院事

遜素與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並轡晚歸有狂民迎馬首呼萬歲街使王賓與遜雅相厚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因互發其私帝惡之乃左降遜為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州準既罷帝念之不置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嘗亦念陛下否帝默然

廣義

嗚呼寇公以無罪左遷而太宗念之不置者是亦天監之所在也然而卒沮於左右近習者孟

子所謂世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者與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大水冬十月河決澶州

發明 春秋紀災異而不書祥瑞中外傳心之要法也

書于策者言日食則陽道衰微言大水河決則陰道

浸盛陰陽失常其徵可知矣夫乃西蜀擾亂夏州迭

○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罷

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頴宋寧間盜

賊並起商旅不行帝以陰陽愆和果由公府切責昉等

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

乎昉等慚懼拜伏遂並罷之

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鎔向敏

中同知樞密院事

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討蓋為民除

暴苟好功續武則天下之人燿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

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

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

總其名望而後正位是帝不復有歎接意但用因丞言時

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歎接意但用因丞言時

事而巳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

中明辨有才畧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候走集之所

莫不周知

閏月以陳恕為三司總計使

特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

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劔南淮南江西南東西浙東西

計使董嚴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

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怒
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

周太后符氏卒

發明

符氏者周太宗后也亡國之后未有書卒者此
然則曷為不書歟周失天下也是故失天下之書
卒矣天下之書卒此同諸侯大夫之列欲使有國
者戰戰兢兢而無驕泰之行耳綱月一字之權輿嚴矣哉

○十二月王小波死其黨李順陷蜀邛州永康軍

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小波戰于江原玘射中小波已
而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
為帥寇掠州縣
衆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李順陷成都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

討之

李順攻陷漢彭州乘勝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
載及官屬斬關出奔梓州順入城擄之偕號大蜀王遣
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
言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遣繼恩等分路進
討以雷有終為
陝路轉運使

發明

唐肅宗用李輔國綱目譏之書以宦者王繼恩
為兩川招安使文無貶詞然以一宦者而為招
安之使親率六軍以行則宋室之卑從可知矣貽是
禍者非太宗乎然李順悖逆法所必討故不嫌其
之美惡而以討予之綱
目急於討賊之意深矣

趙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之

保吉徙綏州民于平夏部將高文岷等因衆不樂反攻
敗之保吉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繼隆
帥師討之

饑

先是京西饑浙饑民相率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皆坐
疆盜棄市知蔡州張榮獨取為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
其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至是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
巡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餼糧以圖活命爾宜
悉從末減不可
與疆盜同科

發明 魯宣十四年饑春秋譏之蓋古者三年耕餘一
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
色太宗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而不敦其本府庫
竭矣倉廩匱矣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綱目
所以書饑以示後世為
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二月李順寇劔州都監上官正大敗之

順分遣數萬眾寇劔門正為劔門都監麾下疲卒數
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
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大敗之斬賊幾盡餘眾三
百奔還成都順怒其驚眾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
蜀盜甚盛深以殘道為憂正以孤軍力戰
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

李順圍梓州

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疆勇為城守
計鞏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城悉備至
是順遣其黨帥眾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總二千雍悉智
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顯來援賊乃潰去

三月李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赴京師

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與妻子壁野外乃上言與
保吉解怨獻馱馬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
及師壓境保吉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眾保忠方寢聞
難作單騎走還城其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
繼隆繼隆執保忠
送汴保吉遁去

夏四月削趙保吉姓名墮夏州城

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
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為關右之患若遂發之萬世利
也乃詔墮之遷
其民于綏銀

發明

觀太宗處李氏兄弟蓋由明察有餘而剛果不足弗克謹始慮終必徵於色發於聲然後喻耳然李氏兄弟反覆之虜必非屈服於宋者太宗既知其狀當欵誘京師蔡綱終身不使之往返自如可也夫何前因保吉之叛命保忠往鎮夏州遂使兄弟連衡邊患日甚其謀亦未矣及保忠雖執保吉遁去厥後屢降屢叛卒為子孫西顧之憂太宗啓之也於乎是時謀孽已成而乃削其姓名墮其城邑曾是以為弭盜之計耶不過逞其私忿云爾於保吉乎何預故綱目直書以著其失

置起居院

右諫議大夫張昺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上嘉之乃置院于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五月王繼恩復成都獲李順誅之其黨張餘復陷嘉戎諸

王繼恩師過綿州賊潰是追殺及溺死者甚眾遂復緣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進復閬巴蓬劍等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塗復攻陷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詔祿順等于鳳

保忠爵省罪侯

保忠至汴帝詰責而釋之責授右十牛衛上將軍封省罪侯侯乃至貴之爵而加於叛逆之人則宋之是非一發明案矣壞國家之名器者非太宗乎故書以譏之

秋七月李繼遷遣使來貢

繼遷獻馬謝罪又遣弟延信入覲言違叛事出保忠帝召見慰諭之

高麗請伐契丹詔諭止之

高麗數為契丹侵掠請擊之帝以北邊甫寧不欲為外夷開隙詔撫諭之自是不復入貢

八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

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職此不足宣賞帝怒深責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賞帝怒深責之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發明 繼恩官者以之帥兵猶為清朝之耻繼恩有平寇之功但當優之以金帛而不當任之以爵位也

當時宰相阿諛苟容陪君不義少有人心者於焉而變矣夫何力陳繼恩之功欲除宣徽使之使噫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必擬以春秋之法宰制其誅首繳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春秋之法宰制其當與既而授以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何其言之正邪既拒宣徽復與宣政所謂慮盜入室而無是理也太宗其

廣義 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何其言之正邪既拒宣徽復與宣政所謂慮盜入室而無是理也太宗其

以張詠知益州

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詠此行當平蕩魏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詠諭以恩信使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有謀誅者詠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皆厭服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稟有餘積乃下其法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餘度有

二歲儲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趙昌言為川峽都部署尋罷知鳳翔府

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士無聞志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帝謂即前畫攻取之策帝喜命昌言為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既行或奏

昌言有反相不宜擢兵入蜀怨後難制乃詔昌言駐鳳

翔時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不復進尋罷

知鳳翔府

明昌言反覆小人不宜帥蜀與其慮之於終焉若

謹之於始帝因人言而即罷可謂能從善者矣

官正復雲安軍張餘敗走

先是賊攻夔州白繼贊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

舟千餘艘上官正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

陵州又為知州張旦所敗至

是王等大敗張餘從雲安軍

九月繼權酷○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

帝在位久儲戒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

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

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

官不可以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從首久之屏

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

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

也**目**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

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

能正之準之一言真萬世法也

以寇準參知政事○冬十二月朔日食

是日陰雪群臣以不食稱賀

廣義分注云是日陰雪群臣以不食稱賀抑觀朝廷

設司天以察天象不可有毫髮之差况日食

為天變之大者乎故尚書曰先時者殺無赦後時者

以陳恕為鹽鐵使

君孰甚焉如果正書于網復反書于目者一以著群臣

不食網目既正書于網復反書于目者一以著群臣

欺君之罪一以正

太宗受欺之失也

總計使果不便。乃罷之。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置使。以恕為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侍禁。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初至。畏寢憂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史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聞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城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以計。整去帝。或深察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每便殿奏事。意稍解。復進。懇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

未乙

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

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雲霧。李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躬覽。庶政萬事。祖理每念上天之祝。政此繁盛。

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仇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亢直。

發明

隱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傅曰。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特書觀魚。

譏之也。太宗觀燈。乾元自託太平。其志陋矣。饑饉相仍。兵戈靡戢。而太宗恬不之慮。却乃縱情逸樂。粉飾太平。難乎免於呂蒙正之譏也。綱目直書。觀深譏之耳。有天下者。不可不鑒。

廣義

漢文帝時。可謂承平富庶矣。而賈傅尤有積薪。厝火之憂。當太宗之世。蜀寇未平。繼遷未殄。况乎契丹方熾。不許求成。此何時也。乃以盛滿為言。宜有以來。蒙正剛直之說也。噫。若蒙正者。可謂障顏波者歟。

劉昌言免以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契丹寇府州永安。節度使折御卿擊敗之。

劉昌言免以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契丹寇府州永安。節度使折御卿擊敗之。

節度使折御卿擊敗之。

契丹大將韓德威率眾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御鄉邀擊敗之于子河以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舍利等德威僅以身免

廣義 契丹書曰寇者賤夷狄尊中國也

二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蜀盜平

先是四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中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已畧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推之史唯用刻削為務我蒸民起為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求鑒前非庶無貳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為軍士所獲翰等至函餘首送行營其黨悉平

發明 自淳化四年書青神民王小波作亂至是三年李順張餘相繼而起攻陷城邑殺掠民財其禍益慘然則橫征暴斂者果何益哉雖然蜀盜烏合之眾縱橫兩川官軍屢敗垂三年而始平之則宋之武功不振亦可見矣故書蜀盜平既喜之復譏之也

傷義 嗚呼武帝有輪臺之詔而漢嗣以續德宗有奉天之詔而唐業以興君人者苟能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寧有不濟其事者哉此制作所以服漢文之天素也且至誠感神况人乎哉宋太宗罪已而致蜀盜之平者其有合於此歟

夏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欲餘人不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我餘人不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廣義 漢武帝降詔以長孺之直而出守淮陽宋太宗憚為心則必縱欲傷民之事將靡所不至矣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二君何足以知之至若汲呂二公亦未免白璧微瑕也易曰夫獲貞厲二公有焉

以呂端同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趙鎔知樞密院事

初帝欲潤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發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為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遇洎初為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為準規畫準心伏以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事政一決於準無所參預惟專修時政記其言善柔而已

契丹寇雄州何承矩禦却之

承矩條子河以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謀知媿忿將襲取承矩以雪耻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敗走帝問虜人寇之由謂承矩輕脫生事失守禦體嚴之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

右疾甚遷于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廢並齊佛舍蓋曰孝章皇后壽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謫責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為己任不為流俗所容故屢見斥

發明

宋氏乃太祖之后母儀天下何哉且治天下者莫大乎名分綱常於斯而紊天下一何哉且治天下者

廣義

嗚呼太宗之於宋氏以家人言則嫂也以國人言則厚也則后也今其死也而待之薄則其未死而待

之不厚也豈觀太祖之於太宗無所不厚何太宗之於太祖無所不厚邪且宋后母子俱托官家之說言猶在耳太宗何忍為哉向使太祖若唐之太宗則宋太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宗尚不能保發躬矣。况望有天下乎。噫。宋太祖。仁人也。而太宗。則忍人也。與。

六月以李繼遷為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

繼遷。達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園。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乃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天短。但見此長鉅人。則已道矣。况敢敵乎。乃以浦為鄜州團練使。留京師。遣使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發明

書不奉詔。著其逆命之罪也。嗚呼。但知爵祿之可索。不知名器之可惜。太宗因繼遷來貢。不能拒之。以義而乃授之。以爵使朝廷名器。倒行逆施。輕如鴻毛。豈不謬哉。及加之節鉞。繼遷不受。其損朝廷之威。取逆豎之侮。莫此為甚矣。據事直書。交譏之也。

秋八月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恒。大赦。

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頗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

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發明

立太子以固國本。此固當時之盛事。揆之於義。則未安焉。蓋太宗所居之位。太祖之位也。所治之民。太祖之民也。所享之富貴。太祖之富貴也。太祖尊母后之命。發堯舜之心。慨然傳禪。畧無疑沮。太宗得位。欺心遷生。誣累弟姪。不得其死。此固千載之遺恨也。太宗苟有念兄之情。曷亦求兄之子。孫而立之。則母命兄倫。兩無所歉。今乃急立己子。誇越天下。而太宗孝友之心。果安在哉。春秋之法。美惡不獫。同詞自見。

廣義

嗚呼。子賢而父悅。天理人情之至也。分注備載。太宗不悅其子之賢。則其得國之非。斷可識矣。

李繼遷寇清遠軍。冬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

有終為西川招安使○十二月契丹寇府州折御卿禦之卒于軍

契丹韓德威謀知御卿有疾遂帥眾攻府州以報子河
以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
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
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為白大夫
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

發明

兄前書卒于軍嘉死事也御卿心宋之誠可謂切
矣府州折御卿禦之雖云有疾奮不顧身觀其對母之
言其君臣之義曉然矣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御卿無愧焉

廣義

凡書卒于軍者所
以著死國事也

丙申二年春二月以李昌齡參知政事○以太祖孫惟吉為開

州觀察使

惟吉魏王德昭長子也太祖崩時惟吉裁六歲帝即位
猶在禁中侍中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
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開州觀察使

發明

太宗之官惟吉或者皆以存厚為言臣獨以為
不然蓋太宗所得者太祖之心以報太祖斯無歎焉彼
之鴻基太宗當思太祖之心以報太祖無可推立幸而德
昭之長子惟吉尚在則當冊為儲嗣不食前盟可也
夫何隱而不發必待既立已子然後舉而官之嗚呼
然其以為觀察使者固非本心特欲鉞天下之舌意
以我之不負太祖云爾殊不知人之視已如見其肺
肝然則何益矣故綱目特舉太祖孫惟吉書之所以誅
太宗之心深譏之也

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

初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
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為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為環

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瑛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圖靈武。城中告急。使為繼遷所得。則煩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即命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

秋七月以陳靖為京西勸農使未行而罷

帝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乞先命大臣兼屯田制置令京東西檢責荒地。及逃民產藉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室器。俟田成。然後度地均稅。量田授人。約井田之利。為定法。頒行天下。乃詔靖為勸農使。皇甫選。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陳怒。亦以為不可。遂出靖知婺州。而罷其法。

廣義

此雖不及三代井田之制。亦廢幾焉耳矣。為之不能成人之。羨君子惜焉。

寇準免

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即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洎揣知帝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準誹謗。帝益不悅。會廣東轉運使康戩。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因數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知鄧州。

發明

準剛直有餘。而行事未必皆出於公論。宜乎有例書者。其亦徇名責實之意耳。

以丁惟清知西涼府

涼州。周回二千里。領姑臧。神烏。番。禾。昌。松。嘉。麟。五縣。久不內屬。至是請帥從之。

續通志卷之六十一 宋 卷之六十一 宋 卷之六十一 宋

八月李繼隆副將范廷召遇李繼遷于烏白池擊敗之繼隆不見虜而還

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直趨繼隆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虜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廷召等大亂十戰雖頗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

發明

繼隆不能無逗撓之責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上命復將戮方畧德音在耳不可忘也為繼隆者當勉勵諸將戮力同心直擣巢穴擒其亂賊則不辱君命矣夫何處行十日不遇而還其罪可勝誅乎故書副將范廷召擊敗所以美偏裨之能立功書繼隆不見

虜而還所以譏主將之違君命美在廷召則罪在繼隆矣此曲直之繩墨也

九月秦晉諸州地震○大有年

發明

宣十六年書大有年穀梁曰五穀大熟曰大有年胡傳曰程氏謂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并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蓋太宗享國二十二年獨此書大有年他年之歎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下備綱目則為慶祥君子筆之則為變異綱目取法春秋故其所書如此其旨深哉

三年春正月張洎罷

洎性險詖巧於將順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監敏政為學士帝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覆轍御言過矣洎慙而退未幾以病罷尋卒

發明

張洎故唐之臣賣國降讐苟焉無耻况此險詖巧於將順是乃小人之魁桀也宋不能誅而復

賈島詩曰丁酉年

丁酉

用之。雖有文藝之末，亦無足取矣。故於罷而削去其官。

廣義 分注載太宗拒張洎之說，可謂獨見之明者也。易曰：牽復吉。太宗其庶幾矣。

以溫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葬

孝章皇后。

發明 自至道元年，書開寶皇后崩至，是踰三年而始克葬，則太宗棄禮悖義而無兄之心，益著矣。故

特書以著其失。

○分天下州軍為十五路。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川、陝、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三月，帝崩，太子恒即位。

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

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官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

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命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

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廣義** 太宗沉謀英斷，儉勤自勵，閱農事，考治功，慎刑獄，納諫爭，遇災知懼。

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喪，後

世不能無議焉。

廣義 端之颯，繼恩若獵猛獸而置諸穿，天下大事不糊動聲色而定于頃刻之間，是誠所謂大事不糊

塗者也。

夏四月，尊皇后為皇太后，赦。○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

五月，李昌齡有罪，貶忠武行軍司馬。

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昌齡為司馬，降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潭州。

發明 昌發交結內侍將謀廢立其罪已甚苟非呂端
諸賢維持調護弘濟艱難則姦黨之計成而儲
嗣之位易矣嗚呼小人之心利於立昏者以其欲售
在已之姦而擅竊威福耳故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綱目特書有罪則
其賤而絕之之意深矣

立郭氏為皇后

后宣徽南院
使守文之女

六月追復帝王廷美為秦王復封兄元佐為楚王

發明 廷美之不得其死元佐之無故廢棄皆公議之
不容也帝即位之初首行此舉是亦天理入心
之不可泯沒焉耳大
書特書深予之也

○錢若水請罷許之

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
又曰望復位昌言曰臣死矣若水曰臣死矣

無乘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
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
為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
者若水以書請罷嘉祐退也蓋功名之際得之為難失之

發明 書請罷嘉祐退也蓋功名之際得之為難失之
甚易是以固禄位而保功名者人心之同然求

其輕富貴如浮雲視功名如弊屣急流退考樂山
澗味谷口之清風釣溪邊之明月而飄然於物外者
幾何人哉太宗之時劉昌言罷官而有涕泣之譏呂
蒙正去位而有月穿之誚若水峭然發歎惻然動心
以為上待輔臣如此蓋無乘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
感動之者耳今以母老上章乞解樞務是誠泥塗軒
冕見幾而作者矣其高尚之心何加焉故
綱目特書請罷所以深嘉而樂予者也

秋八月趙鎔李惟清罷以曹彬為樞密使向敏中夏侯嶠
為副使○冬十月葬宋熙陵○十二月追尊太宗賢妃李
氏為皇太后

李繼遷請降以為定難節度使復姓名趙保吉

其繼遷表以求蕃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又以夏繼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

發明

遠軍又書削姓各分道進討則是繼遷叛逆之罪不可赦也書李繼隆為都部署又書繼隆背叛既而還則繼隆違命之罪不可追也夫繼隆背叛既居諒陰正宜賞罰明決茲既繼遷復官繼隆付之不能諒陰正宜賞罰明決茲既繼遷復官繼隆付之問真宗繆政如此曾不自知玩法然則書復繼遷之名加其官爵不知前日削之也何為而削今日復之也何為而復參考

廣義

抑嘗考繼遷本中國人四世祖思忠討黃巢立定難都知蕃落使夜午夜午夜無如之何似賜其姓名與削耳意謂不反也

然則何為而可曰於其降也則羈縻之而處以必死之方度身其可也豈可既受其降而又縱之邪曰于時繼遷正備契丹聲援朝廷邊患莫此為甚焉能處以必死哉曰既不能是但當脩德教謹守備而已惡在姓名之賜與削哉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

經遠銀紙目録第二卷

八家六宗至建三年

天在

經遠銀紙目録
八家六宗至建三年

物
15
6

